

鹤蜚小说集

土豆在

TUDOU
ZAI FEIXIANG

飞翔

鹤蜚 著

……胜就这样离开了我，失去了童年的伙伴，我也随着城市的成长而一天天真正地长大了，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新，越来越难以辨认了。前几天，我再去凉水桥，那条小街和张本政的别墅正在拆除之中，四处破败不堪，我记忆里的旧房子都变成了成堆的瓦砾。这些瓦砾成了无用的废物堆在那里，没有了呻吟的气息，没有了高贵与贫穷的分别，没有了哭泣与欢笑，就像合成面粉的麦子，伤痕累累。原来，建造和毁灭是这样的不同，曾经鲜活的故事将在这里尘封……



土豆在

TUDOU ZAI FEIXIANG

鹤 蜚 著

飞翔

© 鹤蜚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豆在飞翔/鹤蜚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505-0238-3

I. ①土… II. ①鹤…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677 号

出 版 人:刘明辉

策划编辑:张 波

插 图:张 波

责任编辑:李 莹

封面设计:曹 艺

版式设计:张 波

责任校对:尚 杰

责任印制:徐丽红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0442 83620941

传真:0411-83610391

<http://www.dlmpm.com>

E-mail: cbs@ dl. gov. cn

印 刷 者: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 面 尺 寸:170 mm × 230 mm

印 张:13.75

字 数:210 千字

出 版 时 间: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刷 时 间: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5-0238-3

定 价:28.00 元



鹤蜚，本名孙学丽，生于大连，研究生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中青年高级作家研讨班。曾在《中国作家》《钟山》《青年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万字。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多部。

目 录

- 1 / 飞来的子弹
- 26 / 曾经
- 44 / 疼痛的夜晚
- 56 / 羞涩记忆
- 65 / 最后一批难民令我黯然神伤
- 82 / 五月花
- 105 / 伤心皇城
- 131 / 大鸟
- 143 / 阳光下的怀古
- 154 / 无辜
- 170 / 土豆在飞翔
- 197 / 理查德·佩帝的诊断

飞来的子弹

——如果你突然想奋笔疾书，那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你的心扉。

凌水桥在七十年代以前其实是郊区，虽是郊区，却很出名，不仅因为周边有如今扬名海内外的海事大学、理工大学、海运学校、水产学院、水产学校、东北财经大学等七八所高等学府，还有就是这里的“土著”好战也是远近闻名的，是派出所警察们经常光顾的地区，也是治安较乱的区域。这里的人好像特喜欢打架，有什么事解决不了就用拳头说话，曾被戏称之为“中东战争地区”，可见乱的程度。凌水桥的住户大致分为两部分，山顶上居住的基本上是本地土著，山脚下的学院区里基本上是外来移民，也有学院里的教师们混杂在山顶上居住的。本地人并不觉得学院区里的人有多么了不起，那时候都管做学问的人叫臭老九，没有工人阶级吃香。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各学院根本不上什么课，武斗了、造反了、串联了等等事情让学生们忙不过来，哪还有心思上学？大街上时不时地就在开批斗会。那些阶梯教室总是沉闷着，玻璃有一块没一块的破败不堪，灰尘布满了桌椅和窗棂。从大连市区到旅顺必经过凌水桥，过了凌水桥就是小平岛了，凌水桥往西过小平岛再到旅顺区域全部都是军事管制区，凌水桥桥头旁杂草中就竖立着一块一米见方的大牌子，用中、英、日、俄文写着：军事要地，外国人禁止入内。尽管凌水桥的孩子们特别的顽皮，却从没有人动过这块大牌子，虽不见得真懂得国家安全等的真正涵义，对待这块牌子却犹如对待天安门前站岗的哨兵，心里是装着敬畏的。

凌水桥是连接旅顺和大连市的重要枢纽站，到旅顺的长途客车始发站都是在凌水桥，这里繁荣热闹并乱着。如果到凌水桥做客，你一般要赶在晚上八点前到达或者离开，因为八点以后就没有任何一辆公交车通往凌水桥了。不通公交车的凌水桥夜晚仿佛陷入了孤独之中，充满了寂寞和无聊，还有莫名的恐惧，

由此衍生出许多故事。如果你住在凌水桥,工作恰巧又是倒班,那么通常下夜班时,你都宁肯在单位的更衣室里凑合一晚上,也不会轻易地步行回家。如果你真想在晚上八点以后回家,那你绝对得足够大胆才行。敢走夜道的人不少,但敢走凌水桥夜道的人不多,从黑石礁通往凌水桥短短的两公里路上,曾经有多少个夜晚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即使今天回想起来,也足以让人毛骨悚然。

通往凌水桥中途的一段路是从两座山中间劈开打通的,两侧的山墙参差不齐的硬山石支棱着,在路上行走感觉那些石头会时不时地跳下来打碎你的头骨。两侧的山上是乱坟岗。中途有一个输配电中转站,站房由一个小院围着,一扇灰色的铁皮门长年关着,让人充满了好奇。站房位于山口处,平时无人值守,偶尔有人打开铁门进去维修或者检查。高压线常年发出扰人的滋滋声,夜晚更是闪着寒光,因为没有路灯,远远看去像鬼火。走过了两座山夹着的路段后,就是段有半里路长十几米深的深沟区,深沟里长有高低不等、东倒西歪的大槐树和杂乱的草芥,即使是白天路过这里,你也要紧跑快跑地经过,不敢有半分停留。传说在这段路上发生过许多起让人惊悚的凶杀案。据说在深沟里发现过一具男性的尸体,身上的器具全部让人割除了;还有人在配电站房的墙外发现了一具男婴的尸体,正是盛夏的时节,天气异常的炎热,婴儿在阳光下张着小嘴,苍蝇嗡嗡叫着,从男婴的鼻孔和嘴巴飞进飞出……还有一个叫叶儿的妇女在乱坟岗上上坟的时候被人打晕并强暴了。叶儿的丈夫去世了,她就是忍不住思念之情到乱坟岗上去看望丈夫的。那以后,叶儿再也没有机会去给丈夫上坟了,因为从此她就疯了。叶儿时常在凌水桥车站一带转悠,穿着鲜艳的衣服,丢着眼神,头上扎满了长短不齐的小辫子,一个人自顾自地说笑着。有的人家两口子闹矛盾,女的就会对男的说:你再欺负我,我也在头上扎满小辫子到凌水桥头去晃悠,看你到时心痛不心痛?叶儿的笑容和她头上的小辫子是凌水桥一段抹不掉的伤痛。有一段时间,叶儿怀孕了,她大着身子腆着肚子在街上朝人们憨笑着,她的笑容竟然也很美,让人生出无限的怜惜。只是不知道从何时起叶儿不再出现在街上,她后来是否生下了那个孩子?最后她又到哪里去了呢?她的笑容就这样被埋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

还有一件事,曾经吓到了我,使我至今也不敢一个人晚上出门。有一天我们一群小孩子跑出去很远去玩,经过配电站房的时候,看见好多派出所的警察

把四周都围了起来，配电站房里发生了谋杀案，一个军人被绑在站房院子里的白线杆上，头上被钉了十几个两寸长的大钉子……那个派出所的民警——经常到我们小街抓人的黑瘦小矮子民警，他紧抿着嘴，脸上黄黄的皮肤干巴巴的好像要裂开了一样。他仍然穿着洗得泛白却不整洁的制服，帽檐一圈是被汗渍和灰尘浸黑的油渍，但他如此的衣装一点没有影响到他从事的职业，小街上那些作恶的人看到他总是惧怕几分。那个军人被放倒在地上，脸上布满紫色的血渍，像摘下不久却已开始干裂的红枣斑驳着。小个子民警用一件破衣服盖住了军人的头，他是否在想，是怎样的仇恨让凶手在这样长的黑夜里一个钉子一个钉子“耐心”地钉满了一个人的头骨？对死亡和谋杀的理解我一向是模糊的，那个被钉子钉满头骨的军人，用他的体验让我感受到死亡和恐惧，也或许人与人之间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某一种关系的。

大哥抽工回城分配在海港工作。大哥能抽工回城不是因为表现好，而是因为表现坏。抽工回城是要青年点民主投票选举和大队推荐。在青年点大家填选票的时候，大哥晃着刀子挨个屋地拉票，结果他得票最高。正好大队书记的老婆生孩子，爸爸就用单位的吉普车给大队书记家送去了两箱鸡蛋、两包红糖、两袋米面和两条腌得油亮的大巴鱼。再加上大队和青年点实在受不了大哥的跋扈，也为了维护上山下乡的秩序，就顺水推舟，在仅有的几个抽工指标中抽出一个给了“高票当选”的大哥。大哥是哪里人？他可是凌水桥出来的人，想做的事都握在拳头里了。就这样大哥下乡才两年就抽工回了城。大哥在海港工作要倒班的，下夜班都是十一二点，即使胆子大，大哥下夜班也大多选择在单位的宿舍或者更衣室里过夜，从来不敢半夜自己往家走。后来大哥有了女朋友，有一天谈恋爱很晚了，把女朋友送回家后又不想回单位，再看一看天气，正好风高月清，就壮着胆子往家走，快些走不过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大哥觉得自己跑几步就到家了。从黑石礁下了有轨电车后，他就大步流星地往家走，走着走着，快到凌水桥了，就在深沟处附近，突然一阵风吹来，大哥听到身后响起了刷刷刷的有人跟着的声音。大哥吓得撒开腿就跑，结果他跑得越快跟的人跑得也越快，仿佛乱坟岗上的阴魂在追逐着他，眼看着就要追上了，感觉已经有只手拍在了他的后背了。大哥几乎绝望了，他迅速转过身来想一拼，结果他的脸一下子被

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没命地大叫着……原来是一个大的包装水泥灰的纸袋子在风中追逐着他，正好深沟处窝风，他跑得越快风夹卷着纸袋也跑得越快……大哥受到惊吓，回家后整整躺了三天才缓过劲来，从此再也不敢一个人走夜道。

长大以后，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一个儿时玩伴的婚礼，他的爸爸是个军人，他在婚礼上说了一段往事让我们在座的人不禁唏嘘。在玩伴很小的时候，一天半夜里，玩伴突然生病发高烧，当时凌水桥晚上不通公交车，没有电话也没有出租，更叫不了急救车。正值冬天，正好还下着大雪，玩伴的妈妈一手抱着他，一手牵着他的姐姐，娘仨儿愣是从凌水桥走到了黑石礁，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了医院，那是多恐惧的夜晚和多恐惧的两小时呀……说到最后，他爸爸突然抱紧儿子哽咽着说：儿子，记住，你一定要孝敬你妈呀！一定啊！

至今想来，那情景还让我我不禁动容。

凌水桥靠海，凌水桥的海也与别处的海不同，看上去很美，却也隐匿着惊险。一公里长海滩的两侧是山，远远看去，山浸在海里，海包围着山。涨潮的时候，海水只一会儿工夫就涨到两侧的半山腰处，海浪从山腰处开始往岸上挤，奋力地拍打着沙滩，冲向陆地，仿佛一下子就把凌水桥淹没了一般。海浪长年累月的冲积，形成了一片浅海，本地人称之为小海。大海和小海间隔着陆地，却有一道浅浅的海沟连接，过了小海就是凌水河了，下大暴雨或者涨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漫过小海涌进凌水河里，河里的鲫鱼就会被海水灌得翻白肚没了力气，大人孩子都会到凌水河里捞鲫鱼，当晚的小街里就会飘出鱼汤的鲜浓香气。小海不深，水却清澈，是孩子们游玩的最好去处，夏天里小海里全是光着屁股的臭小子，他们霸占着小海，不许女孩子靠近，在小海里翻腾着呛着水往野里长，直到有一天长大成人，气死凌水桥的丫头们了。

涨潮时站在山顶看凌水桥的海那真是气势磅礴，退潮时再看凌水桥的海却那么安静妩媚。不过凌水桥最热闹的地方不是海边，也不是凌水桥的桥头，更不是车站所在地，而是位于半山腰的一条小街。小街上方的山顶处，有一处俄式的别墅，当初修建别墅时，四周还很空旷，只有山脚下有人家居住，后来别墅四周陆续地增加了许多的房子，居民也越来越多，一点点成了热闹的地方，整个

凌水桥的繁荣与热闹也是围绕着这栋别墅和别墅周围的建筑而铺开。

俄式别墅的主人是大连土著、大资本家张本政。据大连地方志记载,张本政,字德纯,1865年出生于旅顺黄泥川屯姑子庵沟。祖籍山东。幼年曾读四年私塾,后经商、做工、务农、赶脚。1894年甲午战争时,张本政结识日本特务高桥腾兵卫,在高桥开设的酒店里当杂役和“管理财经”。后随同高桥迁往威海和烟台。1896年与日本公司经营海上运输业。1901年独立租两艘日本轮船,在烟台开设政记轮船公司,自任经理,航行于威海、烟台、龙口、天津、营口、大连、旅顺、安东(今丹东)等地,从事海上运输经营。日俄战争期间,张本政的轮船为日本运输军火等军需物资。战后,日本当局通缉俄国通事、经营船行的张德禄为俄奸。张本政趁机将其两艘船低价购进,发展海运,他的公司平均每年增加轮船3~4艘。1920年,他将烟台政记轮船公司改称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拥有10万个股份,集资1000万元(时币),轮船达21艘。他除在黄、渤海沿岸经营外,航线还达到中国香港和日本的港口。后在大连、安东、青岛、龙口、天津、上海、香港、广州等地设分公司。他还在大连开设政利钱庄、政记油坊、政记铁工厂、瓦房店窑业公司;在青岛开设地方银行、芝环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在龙口开设正隆银行、东边实业银行、电灯公司。另外在烟台、天津、安东等地还建有专用仓库。他曾数次到东京,受到日本天皇接见,得“五等勋位瑞宝章”和金牌等。自1905年始,日本殖民当局先后委任张本政为关东州厅参事、关东州时局委员会委员长、大连宏济善堂部经理等49项职务。1949年清理他的财产时,计有银行存款171.5万元(时币);土地1050亩;房屋1886间。1951年6月10日,张本政被旅大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张本政的别墅坐北朝南,是凌水桥的标志性建筑,那时鲜见高楼,山顶的别墅在凌水桥如鹤立鸡群。站在别墅的阳台上或者在别墅的窗口都能看到凌水桥的大海和小海,也能看到凌水河,更能看到凌水桥通往旅顺的大道。无法考证谁设计了这栋别墅,也无法考证张本政是否住过这栋别墅,不过,别墅的选址却是非常的讲究,依山临海,大路通衢。别墅虽然年代久远,外表也有些破败,却透着曾经有过的浮华与富庶。别墅后来被分配给了五户人家居住。有两户人家将别墅一楼一分为二,分别把阳台和窗户改成了门,从此就从那里出入。把阳台改成门的那一家的男主人叫王全仁,原先在水产养殖场出海,平时是个

能打善战的主儿，在凌水桥一带是个霸王，人人都不敢惹的。把窗户改成门的那一家的主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叫高峰，名字与实际相去甚远——他是个罗锅。不知道他爸爸怎么会给他起这么个充满矛盾的名字。高峰人矮小，但却有着一手理发的好手艺，远近闻名，连市内的一些客人都是闻名而来。从别墅的大门进去，住着三户人家，楼上的两户人家分住在楼梯的两侧。左侧的一户姓方的人家，平时只有母女两个人居住，据说有个儿子是跑船的船员，但很少有人看过他。女儿看上去年纪很轻，皮肤雪白，让那些脸上擦了许多面友的女人们特别地妒忌。她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芳，在一个纺织厂里做女工，平日里低眉顺眼的，绝不会主动跟任何人说话。母女平时也很少和外人接触，家里窗帘也总是一年四季的拉上着。楼梯右侧的人家是一对四十多岁的知识分子，男的是南方人，在海洋研究所当研究员，女的是水产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他们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一个叫团团，一个叫圆圆。还有一户人家的门是在楼梯的下方，那其实是两间储藏室，只有北窗，走廊里总是黑黑的，也不安灯。他们家是从外地搬来的，爸爸倒是一脸的温和，妈妈却一脸横肉，还吸烟，她叼着烟卷的样子有点像电影里的女特务。虽然家里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可一看到她妈妈的脸，再野蛮的小子也不敢轻易靠近她们。

从别墅的四周延伸出去，小街深处住着几十户的人家。

和所有的小街小巷一样，凌水桥的小街深处理藏着许多让人心动的前尘往事，那些过往的旧事如影相随，多少年过去仍让人记忆犹新。

肯定是冬天，寒冷的时候，阳光便会温暖着你，仿佛那种暖意忘记了岁月的转换至今还停留着。那个倦容满面的男人，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他叫王全仁，耷拉着头，枯黄的头发乱糟糟的，一张菜色的脸黯着、麻木着，看不清眼睛，披一件黑不溜秋的大衣，身边是一个单拐。他体量挺大，缩在那里仍然能看出曾经有过的强壮。在这条街里，我始终对别墅充满了神秘感，想弄清楚它的结构，可能这就是我后来要学建筑最初始的原因吧。但因为别墅一楼住着王全仁一家，小街里的人对别墅便多了丝缕的恐惧，有一段时间，如果你不小心惹了王家任何人，都会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以至于会让你在凌水桥无法立足或者生活。他的三儿子王小明和我是同班同学，上学时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同学的后

面。小明的书包很大,落在屁股底下,晃晃荡荡的好像是背着一块厚厚的木板在身上,而那块木板一路上不停地拍打着他的屁股,使他看上去更加的可怜。曾经小明是小街上最霸道的孩子,不需要什么理由,只要他想做的事情没有谁会阻止他,他想要的东西不管是谁的都得拱手相让。

王全仁曾是凌水桥的“头儿”,谁家让人欺负了或者邻居间发生纠纷了都让他去摆平。他打人也下死手,只要有人给好处才不管你有理没理往死里揍。有一次邻居的一个小子从青年点带回来一个小青年到家里玩,在小街上踢球不小心将球踢到了王小明的身上,王小明又正好没站稳摔倒了,王全仁从阳台上冲下来,对那个小青年一顿暴打,小青年头上缝了七针,以后好几年都一直昏迷着。有一段时间他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一度还当上附近某高校的工宣队长,大白天他在办公室里就把一个女学生给收拾了,用他的话说是那女生出身不好是地主的崽子主动勾引革命同志,本来就欠收拾。他带着一群人把学校校长的家给翻了个底朝天,还把深夜出逃的校长儿子的腿打断了,然后纠集一群学生把校长和夫人挂上大牌子在凌水桥周边的学校、工厂去游街……很长一段时间,王全仁就和附近高校不时传出来的枪声一样让人担惊受怕。他的大儿子更是无人敢惹,大人孩子看见了都躲着走。他楼上人家的亲戚来串门,带来的一个男孩子比较顽皮,在楼上蹦跳玩闹的动静大了点,扰了大儿子的美梦,他大儿子冲到楼上去,噼里啪啦把人家的玻璃全部砸碎了……

现在王全仁只能每天坐在那里晒太阳,他终于失去了斗志。有一天,几个人用麻袋套住他,然后用棍子(据说是擀面杖)噼里啪啦地把他好一顿揍,他的右腿和右胳膊的骨膜被打得稀碎,如豆腐渣一样再也无法拼凑起来了,一如他从此破碎的人生。他的脑袋已经无法正常转动,还有他的神经也变得麻木了,他庞大的身躯在麻袋里威风扫地。后来,他的大儿子也因打架伤人致残而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劳教了,他每天都让曾经被他最看不起的二儿子背出来,放在阳台的破椅子上,坐在那里晒太阳。他的二儿子是家里最老实的孩子,是他们家的另类,一脸的忧郁,总是喜欢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这时候的王全仁只能坐在阳台上,陪着他的二儿子,他们各怀心事,仿佛忘记了岁月的转换,晒着温暖的太阳,只是那太阳从此再也无法照到他们的心里。

放寒假前,学校要搞联欢,同学们被分配到了各个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包饺

子。大家有拿肉的，有拿菜的，有拿面的，集中到一个同学的家里包饺子，老师要求大家要自己动手，不许大人帮忙，但是小孩子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作业，都要大人帮忙才行，饺子煮好后装到饭盒里带到学校后大家一起交换着边吃边联欢。老师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分到了王小明一个组，小明要我们到他家里去包饺子，他说他家好久没有人去串门了，他说他的妈妈真的很会包饺子。就这样，我有机会第一次走进小明的家，从别墅阳台改过的门走进去，改过的门与高高的屋顶不太协调，屋里的墙是白灰色的，一个炉子架在地中间，一壶水独自喧闹着，壶盖被开水挤着一上一下地跳着，犹如犯了癫痫的病人在喘息抽动，几节烟囱被串接起来用铁丝缠绑着吊在高高的屋棚顶，又拐了个弯再从窗户上伸出去，从烟囱里冒出来混沌的烟绕着屋檐不紧不慢地在天空中舞蹈，仿佛吹不散的阴云笼罩着，俄式的小窗格子上挤满了灰尘，炕上堆着一团破被子，屋里散发着臊味，是从炕尾处放着一个白色扁瓷盆里散发的，那个瓷盆刺痛了我的眼睛，那是一个尿盆，属于阳台上那个男人，那个阳台上晒太阳的男人无法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他荣光的结局就是在阳光下蜷缩着身子独自麻木着。

想不到光影绚烂的深处是这般的破败，经过打磨的岁月不都能经得起光阴的折射。别墅的光环在我的心里投下了阴影，张本政的屋子不是谁都能住得了的。那个曾经威风的男人在这样的屋檐下只会听到自己残喘的呼吸。

王小明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看见我们来了就出来迎接我们，脸上是讨好的表情。她提前和好了面，准备好了满满一大盆的白菜肉馅，她接过我们手里的面、白菜和肉，然后把炕上的破被往里面推了推，把面板往炕上一放，对我们说，你们出去玩吧，饺子包好了我叫你们，还叮嘱小明不要和我们吵架，然后她一个人干了起来。

小明好久没有开心地玩了，我们在小街上踢了好一会儿毽子。踢毽子的时候我就想，今天的饺子我是不会吃的。那种味道……我一定不吃。我们带了四大饭盒的饺子到学校，晚上开联欢会的时候，老师说我们这一组的饺子最好吃，小明怯生生地说是我妈妈和的馅，用了两张肉票，也是妈妈……帮我们包的。老师没有批评我们不是自己动手包的饺子，还当着同学的面表扬了小明，有几个同学还过来和小明拉了拉手。其实善良的种子从来就没有死亡过，我看到小明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他曾经傲视我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感动，那是孤独的孩子

天真的感动,仿佛被雨水冲破的花瓣碎裂在我的心里,不知不觉,我已经吃下了好几个饺子。

通常春节前半个月和春节后的二月二左右是高峰高罗锅最忙的时候,理发的人特别多。一到过年,大家好像非常重视自己的头发,好像过年了就要剪去一年的辛苦,还有到了二月二要剃龙头,讲究很多。天刚蒙蒙亮就开始有人敲高罗锅的家门,太阳落山了他也不会收工,等在小屋子里的人就会排到院子里,继续折磨他。高罗锅把给人理发说成了受折磨,说自己是贫农,是长工,那些来理发的人统统是地主。地主让他干活他哪有敢不干的道理?凌水桥的居民都喜欢到高罗锅这里来理发,连山脚下学院区的教师们也上来理发,尤其是那些愣头小伙子更喜欢他的手艺,尽管在凌水桥车站附近就有国营的理发店,但是大家还是喜欢让高罗锅理发。要是有什么大事比如谁家有人结婚了或者小孩子过满月了等重要事项,高罗锅还会上门服务。高罗锅的理发室就设在自己家里,他的理发室是个特殊的产物,那时没有个体户,他又不是国营,可能因为他是残疾人吧,他的理发店从他父亲那时一直开着,没有人觉得不正常,也没有人关心他是公家人还是私家人,只要他的理发手艺好就总会有人上门。他一直一个人生活,有的人经常说笑话般问他想不想媳妇?他总会说,我剪子不离左右身上还背着泰山谁敢嫁给我,还不得压死人家?他天生的乐天,总是边理发边讲笑话,剪子在他的手里成了他消磨时光的武器。那些身披白布坐在他面前的人,不管来时多么的疲惫脸上多少灰尘头发多么的蓬乱,只一会儿工夫就会让他给拾掇得干净整洁,男人脸上的泡沫随着污垢转瞬间便不见了,剪掉的头发从白布上一点点飘飞落地,犹如那些年年丢去的日子,再长再好的时光也留不住。什么都可以留住只有岁月是留不住的。罗锅子最盼望有女人来理发了,他戏笑着说自已最喜欢给女人理发。我就亲眼看到邻居的一个漂亮的姐姐留了十几年的大辫子在他的手里剪成了短发,那个姐姐穿一身仿制的黄军装,从理发店里出来,好像一下子变成了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他的手好像天生为当理发师而生的,细嫩而光滑,比女人的手还修长白皙,那样的手指穿梭在长发间一定会让他感觉如穿花拂叶一般,踏着荆棘也不觉得痛苦,孤单寂寞也不觉得忧伤。

除了过年和二月二忙一些,其他时间生意不好的时候,高罗锅还会搬把椅

子,守着工具,椅子上放着洗得雪白的白布,坐在小街上,主动地等客人上门。不理发的时候他总是手不离书,成了小街的一处风景。高峰是天生的罗锅,个子矮矮的,两个眼睛却特别有神。高罗锅下生时,妈妈肯定二话没说直接把他扔了,所以他至今也不知道他妈妈是谁。他是被出门理发的高老头捡来的,给他取名叫高峰,希望他能长成山峰一样的男人,但是名字是名字,实际却又是另一码事,到头来,高老头只好手把手地教高峰学习理发手艺,把用了一辈子的剃须刀交给了捡来的儿子。

高峰读过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书有的能倒背如流,还有三拍二拍什么的也讲得绘声绘色。只是那时候这些都是坏书,不让讲,他偶尔在大家央求下才会说上那一段两段。有一次讲《卖油郎独占花魁》,讲到动情处就停了手上的活计,手按在理发的人头顶,一个人呆呆地停在那里,理发的人和闲来听书的人也呆在那里,理发室里便充满了短暂而忧伤的等待。还有一次讲《三国演义》里《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一段,讲到于吉在火中被烧的情景,大家紧张得不敢喘息……高罗锅有钱,有爸爸留给他的厚实的家底,按理说他讨个女人过日子一点不难,也有女人主动送上门要嫁给他的,有一次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子赖在他的家里不走,最后高峰只好让街道的王阿姨来才请走了母女俩。偏偏他对谁都不动心,对那些提媒的人都客客气气地打发了。有些做媒不成的人不理解高罗锅,背地里经常说他“大喜他妈哈(喝的意思)面没有数,心中没有红太阳”等等。你一个罗锅子如果也想三想四那就是忘本,一个忘记自己身上的不足的人有了钱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女人的人生是残缺的。在常人的眼里即使一个寡妇嫁给他也吃亏,毕竟他是罗锅子。

高罗锅让那些腰杆笔直的男人有了优越感。但常人未必懂得高罗锅,他的心里装着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是的,高罗锅早已心有所属,那个每天下班默不作声从坡下走上来再从眼皮底下一级一级走上别墅二楼的小芳早已成了他心里的最痛,他喜欢小芳。虽然小芳曾经和单位的一个领导“搞破鞋”让人抓住并在凌水桥的小街上批斗过,按说已经臭不可闻,但在凌水桥男人的心中,即使破烂得不成样子的小芳也是那样的美丽,他们不齿的外表下是对小芳深深的思念。不过在凌水桥的男人们看来,谁都有资格喜欢小芳,只有你高罗锅无权喜欢小芳,那简直就是他们心中的耻辱。但高罗锅就是禁不住地想着小芳,在寂

寞的夜晚,男人高罗锅都是想着小芳入眠的。对高罗锅来说,那几乎是一种绝望的等待。小芳梳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每次看到小芳回来,高罗锅就找借口装做无意碰到似的主动和小芳说话,但大多数是他一个人在说。他有时说你回来了?或者说今天真热什么的,小芳是边走边听,脸上看不出是笑还是木然,她并不停步,好像高罗锅并不是和她说话,但她又分明在听,这样的谈话时间长了,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很自然。而且哪一天高罗锅忙了,没有看到小芳下班或者屋子里有客人无法出来和小芳说话,晚上高罗锅就会呆呆地站到院子里,看着楼上那个拉得紧紧的窗帘,把白天想说的话自个儿和自个儿说说给补上。这样的等待和交流在高罗锅来说已经非常的幸福了。时光即使充满了暗淡,高罗锅也不会去找寻残缺的补偿。

小芳虽然名字叫小芳,但是小芳已经不是小芳了,小芳过了嫁人的年龄仍然还是小芳。小芳很小的时候,因为爸爸突然的离家出走,小芳从此再也不能无忧无虑地生活了,更让小芳痛苦的是,爸爸的出走注定了自己的不幸,小芳的妈妈认定了男人不是个好东西,这个让男人伤透了心的女人,从此把小芳看得紧紧的,她宁肯让小芳臭了腐朽了也不会让小芳嫁给任何人,她永远不许小芳嫁人不许小芳找男人,她极尽所能地折磨着小芳,犹如折磨那永远不再出现的男人。小芳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那些像样点的衣服,有时会成为老女人剪子下的一堆破烂,这个歇斯底里的老女人对小芳伸手即打,抬脚即踢,仿佛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来自小芳。小芳的字不能写工整了,如果写工整了那就是为了诱惑人的,小芳不能笑,不能哭,不能看任何男人,不能呆想,不能委屈,这个近乎变态的老女人看到小芳就如同看到了那个消失不见的男人,但是她抓不住男人,她心中的恨无法排遣,她只能对着小芳寻仇。有多少男人为小芳动心,那个和她一个车间里工作的男人,那个被小芳刺痛了心的男人,给小芳写了一个字条,告诉小芳自己有多么喜欢她,这个字条在小芳的手里和心里都被揉得模糊不堪。但是小芳不敢有半点动静,小芳在爱情来临的夜晚煎熬中吐露着心声,这个情窦初开的姑娘在压抑的梦境中与心爱的人相遇了,她在妈妈的撕扯中从梦中醒来。第二天,那个老女人带着女儿找到了厂领导,小芳那还没有开始的初恋早早地在尽人皆知中消失了。

小芳不为人知的痛苦秘密是高罗锅偶然间知道的。那天,小芳很晚回来,

因为楼道黑，高罗锅怕小芳害怕或者出什么事，就远远地跟在小芳后面看着她上楼。门打开的一瞬间，高罗锅看到小芳的妈妈光亮处伸出手拽着小芳的辫子把她扯进屋里，那个平时不言不语的妈妈恶狠狠地骂小芳是不是又想男人出去找野男人了，你个破鞋你忘记对我发过的誓吗？要想嫁人你等我死了吧……

小芳妈妈扯着小芳头发的镜头刺痛着高罗锅，整个晚上他都一个人在唉声叹气，这个不起眼的男人竟然想当护花使者。好长一段时间，小芳都没有下楼也没有上班，她的头发让妈妈给扯下了好大一撮，还有她的乳房也让妈妈给扭得黑紫。再看到小芳时，高罗锅就好像看到了小芳身上的伤痕，好像小芳在某个夜里依在他怀里和他说过一样，那种痛是不需要言语的。高罗锅在楼下装作抖擻白布上的头发，嘴里却对小芳说，你把辫子剪了吧，你梳短发肯定很漂亮，真的，剪了吧。高罗锅经常说，但小芳就像根本没听见。有一天，高罗锅终于忍不住了，他突然拉住小芳的手说，听我的，把辫子剪掉吧。小芳抬起头，脸上现着笑容，眼泪却大滴大滴地掉下来，但是小芳不敢停留，楼上窗帘后面的那双眼睛在盯着他们。这样的眼泪简直就是在向高罗锅示威了，高罗锅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快过年的一天傍晚，高罗锅早就在楼道里等小芳，等小芳刚进楼道，高罗锅一把拉住小芳的手到暗处，小声而焦急地说，你把辫子剪掉吧，快点剪掉吧，她扯你辫子的时候我的心在哭呢。小芳被吓了一跳，她直直地看着高罗锅，突然搂紧高罗锅，用嘴堵住高罗锅的嘴，说出的话让高罗锅心惊肉跳：你真的觉得我剪了短发漂亮吗，那你帮我剪吧，到我家里帮我剪吧！……

高罗锅果然把小芳的辫子给剪了，同时也把她妈妈的头发给剪了，还有妈妈的衣服、鞋子和手、脚等等一起剪了。年三十晚上，高罗锅在凌水桥爆竹的喧闹声中抚摸着小芳的短发说我终于给你剪了头发，你梳短发真的很好看，你早该剪掉辫子了。高罗锅把小芳的衣服脱下来，看着小芳一对青紫的乳房倔强地挺立着，瞬间他的心痛了迷醉了，多少个夜晚他就是想象着它们的模样入睡的，他跪在地上，用那双极尽温柔的手捧起那对受尽折磨的乳房，把它们含在嘴里，轻轻地吸吮着亲吻着……直到再也无法抑制那盼望已久的渴望，他们发疯一般地纠缠在一起，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做爱，死去活来一般……高峰高罗锅终于搂着小芳睡着了，他们睡得太沉太香了，好像几十年都没睡过那么香那么沉的觉